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五十三　經部

尚書詳解卷六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晁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列學官張霸僞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僞泰誓始廢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孔云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詳見詩大雅緜詩以為受命之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觀兵孟津卜諸侯之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歐公闢之以十一年為武王即位十一年序戊午即中篇惟戊午直係於十一年之下與書十三年不同者非序誤字則經誤字也一月者仲尼序書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定無正月蓋以舊君已終新君未立故不書正而書一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百諸侯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友順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神亶誠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稱父母元氣始生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為人得其偏者為物性之神靈人皆有之而能盡其性者不皆然也故天

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此文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以聰明不失靈耳非靈外別有聰明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溺湎嗜酒冒亂色女敢恐行暴虐殺罪人以族及父母妻子官人以世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惟但宮室臺上高榭臺上有屋陂澤障池掘地停水侈奢服衣以殘賊害于爾萬姓焚炙炮烙之刑忠良刳剔剖腹孕婦皇甫謐云比干妻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為而乃如是邪天安得不怒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父)肅(敬)將(奉行)天威大勳(功)未集(三分)

(天下有其二)肆予小子發(武王名)以爾友邦冢君觀政(紂所為)于

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安然)居(處)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黍稷)盛(在器)既于凶(凶人)盜(食)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止)其侮(慢心)

觀政云者武王謂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

之心庶幾紂之改耳奈何觀察其政積十餘年而紂

昏暴日甚漢儒不察遂以觀政為觀兵謂十一年觀

而十三年遂伐紂非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治之作之師教之惟其克相助上帝寵愛綏安四方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無罪天實臨之予曷安敢有越過時厥志私心

紂之伐天也武王何心哉

同力度計較德力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時措之宜德同有義者勝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各有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視此則我之德義其勝紂必矣商罪貫盈如繩貫之之滿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

予小子夙早夜祗懼受命文考類祭于上帝宜祭于冢土社以爾有衆底致天之罰天矜憐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紂濁而武清之時天意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已的不可失所謂敕天之命也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舍于河朔此已渡河羣后以師畢盡會合王乃

循巡師而誓曰嗚呼西土周都豐鎬地在西有衆咸聽朕言

八百畢會而立約束獨有西土者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人心本不息如天行健在用之善不善耳猶為善為

利皆孜孜焉雞鳴而起也人可誤用其心乎

今商王受力行此所謂惟日不足也無度法播散棄犁面垢老老成昵

親比近罪人淫酗肆縱虐臣下化之朋聚家于家作仇妬害

脅恃權勢相滅無辜籲呼天穢濁德彰著聞上聞惟天惠

愛民惟辟君奉承天有夏桀弗克若順天流散毒害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退夏命惟受罪浮過于桀剝害喪元大良善也謂微子啓賊殺虐諫輔比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以古鑑今惟不遠在彼夏王桀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合朕卜襲重于休美祥善戎兵誅商必克勝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紂乃謂已有天命此興亡之所以異也夢卜者心與天地合也

受有億兆夷平人離心離德予有亂治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紂有周至親不如仁人海濱之老天視目自我民視天聽耳自我民聽民心即天心百姓有過罹紂之害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作精神侵伐于紂之疆取惟取紂彼凶殘害民者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大勇也所以安天下也武之心即湯之心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勗勉哉夫子將士罔或無畏臨事而懼寧執自處非敵恐不能敵彼若乃所

以制勝百姓懍懍(危急)若崩(摧)厥角(首也畏紂之害)嗚呼乃(汝)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戊午明日己未)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明)道厥類(善祥惡殃各以其類應無有或爽)惟彰(明)

武何心哉天亦何心哉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冬月見朝涉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剖賢人之心(比干忠諫以其心異)

於人剖而視之作威殺戮毒痡病四海崇重信姦回邪放逐黜棄師保師保之臣屏除棄典常刑法囚拘奴辱正士箕子郊天社上不修宗廟祖不享祭作奇怪技藝淫不正巧以悅取悅婦人妲己列女傳曰紂膏銅柱置炭火於下令有罪者行之輒墮火中妲己乃笑上帝弗順祝斷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古人之言非武王私言也獨夫受殘賊之人謂之獨夫洪大惟作威乃汝世讎樹立德務滋多長除惡務本去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絕殲乃讎爾衆士其尚庶

廸進果致敬毅致果以登成乃辟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原我周受命之本歸之文王而不敢以巳必伐紂之功也可謂無必無我矣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兵車三百兩一車兩輪虎賁驍勇之士如虎賁物三百人與受

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時甲子（癸亥已陳甲子王至而誓）昧爽（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紂）郊（近郊）牧野（地名）乃誓王左（左手）杖（持）黃（金）鉞（斧）右（手）秉（執）白旄（牛尾）以麾（指麾）曰逖（遠）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順）邦冢（大）君御（治）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亞（次）旅（衆大夫次於卿）師氏（周官所謂王舉則從者）千夫長（統千人帥）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之人舉小則大者可知）稱（舉）爾戈（戟短）比（相並）爾干（楯以扞敵）立（立之地）爾矛（戟屬長）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雌）雞無晨（鳴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窮盡今商王受惟婦妲己言是用昏棄厥肆富祀弗答昏棄厥遺遺脩王父祖母弟王父之弟同母之弟不廸教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亡是崇重是長尊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于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之節乃止不全追齊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攻刺擊戰之節乃止不貪殺齊焉勗哉夫子尚庶桓桓武也師直為壯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四猛獸于商郊弗迓迎擊克奔不敵來奔

以役勞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自往伐歸獸至歸獸識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近死魄明生則魄死死魄朔也近死魄初二日也越於翼次日癸巳王朝步行自周鎬京于往征伐商厥四月哉始生明三日王來歸自商伐商至于豐文王所都乃偃息武武功修治文文事歸馬于華山之陽南放牛于桃林之野皆近豐地示天下弗服用

記所謂倒載干戈包以虎皮也

丁未十九日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木籩越

三日二十二日庚戌柴望詳見舜典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盡生魄十六

以後庶邦冢君皆生魄之日二十二柴望盡此生魄以後之日如舜典既月乃日也暨百工

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　黑

明日暎而生明　光

月狀如銀丸本無光暎日而生明遇朔而日月會

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則中天直對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于晦

朔 初一月光蘇而魄死 死魄黑暈減也

初二旁死魄

朏 初三月出 哉生明

上弦 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 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 十六日明減黑暈生

下弦 二十三魄生明減至半

晦 月盡月全黑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后稷稱王者尊之也建立邦國啓開土公劉后稷曾孫克篤厚前烈遵邠至于太王后稷十三世孫肇始基本王迹居岐山之陽實始翦商 王季太王子名歷其勤王家我文考父文王名昌克成厥勳虞芮質成誕大膺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力强畏其力小邦弱懷感其德惟九年大統一統未集合三分有二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後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

厎致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師所過名大山大川神曰惟有道歸道於祖曾孫周王史追書發武王名將有大正正其不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虐殄絕天物天所生之物害虐烝衆民為天下逋逃主宗主萃聚淵如淵聚魚藪如藪聚獸予小子既獲得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止亂略為亂之謀畧華夏中國蠻貊

夷狄罔無不率相率俾使恭天成定命肆故予東征自西土東征

綏厥商士女惟其士女篚盛厥玄黃幣昭明我周王當為

王天休美震驚動民用附歸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庶

克相予以濟拯救兆民無作神羞

濟民一念對越神明

既戊午師逾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美命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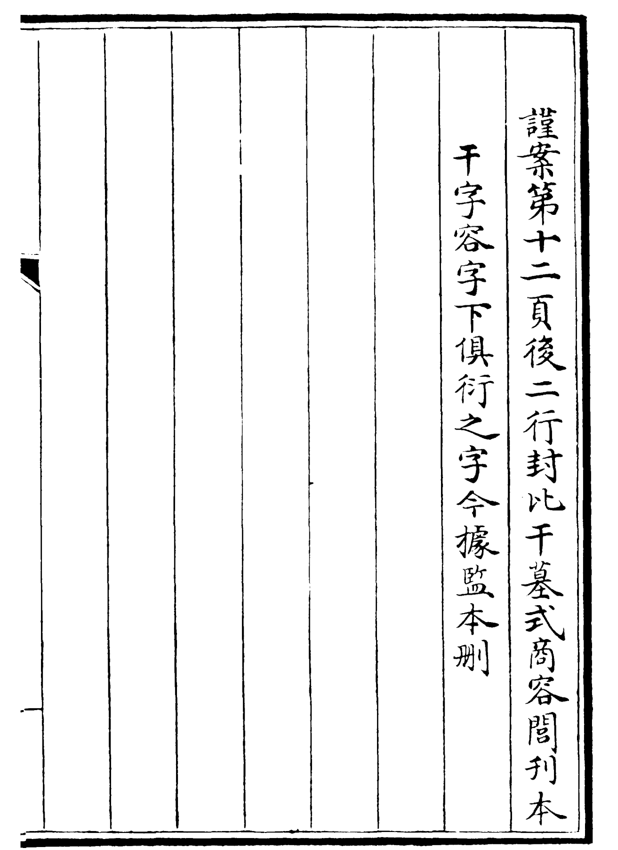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周師前居前

徒徒眾倒回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一衣天下即定乃反還商湯政政由用舊不改舊法釋放箕子囚紂所囚封高比干紂所殺墓式憑式敬之商容賢人紂所貶閭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鹿臺鉅橋紂厚斂所聚之地大賚予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賢之于事有能有不能居位任事必各隨其能重不輕民五教五常之教惟食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喪謹終祭追遠惇厚信有信者明顯義有義者崇重德有德者報答功有功者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為而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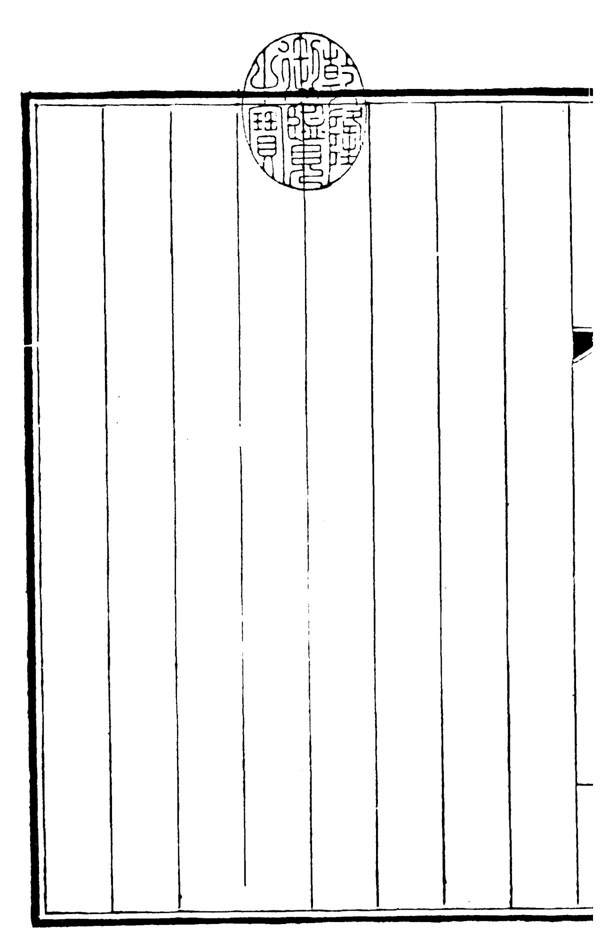
此天地重開之氣象也釋因封墓式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財發粟大賚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未歸周時政事也列爵分土封諸侯也建官位事任百官也教食喪祭厚民生也惇明崇報勵風俗也此歸周後政事也其文理密察之政行乎公平廣大之中物付物事付事各得其所垂拱無為天下自治唐虞之治恍然若存於千載之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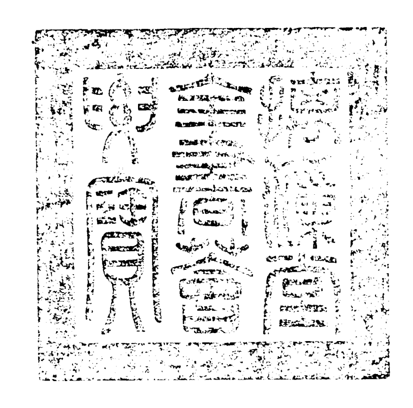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卷六



謹案第十二頁後二行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刊本

干字容字下俱衍之字今據監本删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李春和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七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五十四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紂自焚而死立武庚紂子以箕子歸作洪大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以者箕子之心不歸周以之歸者武王也箕子嘗言罔為臣僕矣

然天以是道畀禹傳至箕子非武王莫可傳也且武庚之立武王遇商有禮矣此箕子所以歸也

洪範（書所陳治天下大法故名）惟十有三祀（商曰祀以年為祀緣箕子不忘商之意）王訪（問）于箕子

訪不敢屈而致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難辭天道大法王乃問）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默）騭（定）下民相（輔）協（合）厥居（生生之理）我不知其彝（常）倫（次）攸（所以）敘（即九疇之先後一云常道次序）

降衷秉彛起居飲食凡民所以生者皆天也人主代天裁成輔相可不知乎武王豈真不知哉聖學無窮與湯未知獲戾之心一心也

箕子乃思慮乃對言曰我聞在昔非臆說鯀陻塞洪水鯀以為土勝水故陻水當疏通陻則汨矣汨亂陳其五行五行一曰水水汨則五者皆汨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九者如田疇之布彛倫攸斁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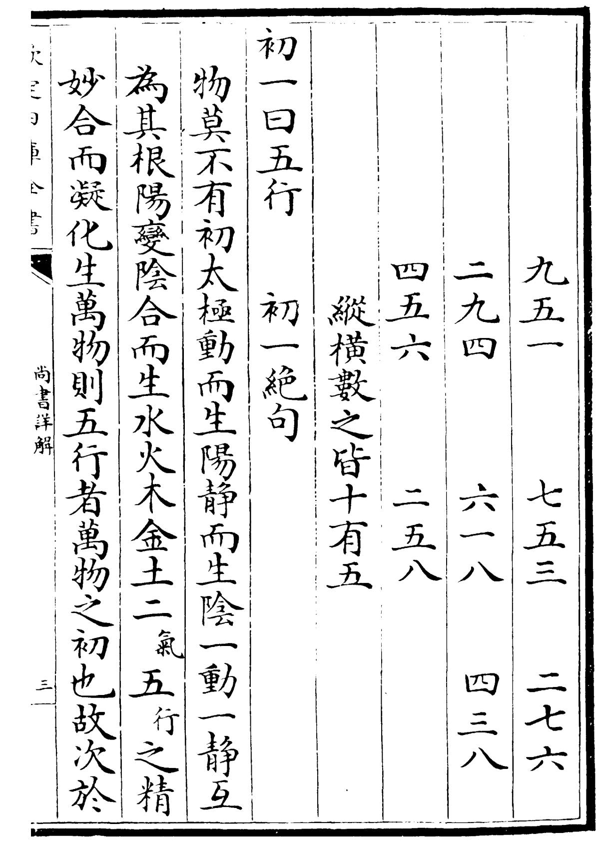
九疇何嘗斁哉鯀自斁其身之彛倫也

鯀則殛死禹鯀子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天豈在身外哉彝倫天理也一毫人為不可加鯀作為而汨之所以斁禹行其無事自然攸敘孔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以出列於背數至九禹因而第之

二　九　四
七　五　三
六　一　八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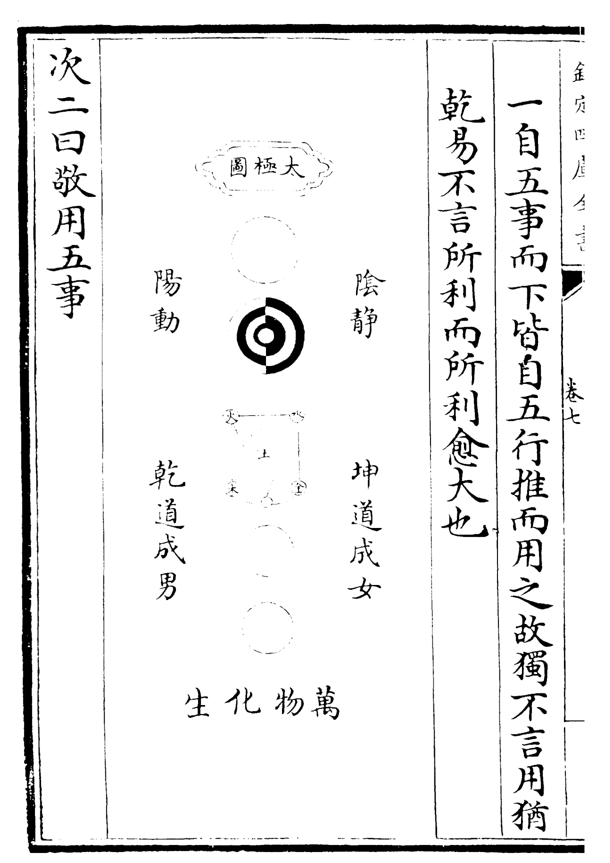
九五一	七五三	二七六
二九四	六一八	四三八
四五六	二五八	

縱横數之皆十有五

初一曰五行　初一絶句

物莫不有初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則五行者萬物之初也故次於

一自五事而下皆自五行推而用之故獨不言用猶乾易不言所利而所利愈大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人稟五行之秀以為人吾身之五事即二氣之五行故次二敬者身所以修也

次三曰農厚民用八政

身修則可出政故次三

次四曰協以人事合天時用五紀

出政必協天時故次四

次五曰建立用皇大極中至

五中數極中理為九疇之主故次五居中

次六曰乂治用三德

正直中　經

剛柔　時中　權

極中也三德時中也執中不可無權故三德次皇極

次七曰明明白洞達不蓄疑用稽以卜筮考決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無可疑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

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也

次八曰念念念不忘用庶徵以天時證人事

稽吉凶於卜筮尤不若證休咎於天念則心與天一矣

次九曰嚮（嚮此者）用五福威（背此者威以）用六極

君子修之吉小人背之凶（出太極圖說）福極豈自外至哉

次八言休咎所以正后身之是非也次九言福極所以正萬民之是非也故疇以是終焉

一五行

自此以下箕子以所傳詳釋疇義也

五行順布循環無端流行無息故謂之行

一曰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陰根陽也　二曰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陽根陰也　三曰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曰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曰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水	火	木	金	土
生數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成數	地六	天七	地八	天九	地十

天數五陽　一　三　五　七　九

地數五陰　二　四　六　八　十

此五行自然之數也

水冬位　仲冬一陽生故為水數

火夏位　仲夏五月陰不奇必以耦故以季夏二陰生為火數

木春位　仲春二月陽不耦必以奇故以孟春三陽生為木數

金秋位　仲秋四陰生故以為金數

土四季　春季為先故以五陽生為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從人）革（變）土爰（於是）稼穡（春曰稼秋曰穡）

此五行自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流下至海為鹹）炎上作苦（炎焦作苦）曲直作酸（幹枝花實則酸）從革作辛（生繡而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自然之味也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明其性別其味不得而略也

二五事

形色天性物則也所當從事

一曰貌木 二曰言金 三曰視火 四曰聽水 五曰思土

始孩而貌稍長而言於是能視能聽而思終焉呂云

孔門四勿視聽先言動箕疇五事貌言視聽若顏子

為已擧目皆用工之地人君動容作命天下觀聽繫

焉故也

貌曰恭言曰從順理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通微

此踐形之學所謂敬用也恭從明聰睿形色中本有

此性特不敬用而非有事焉則失之耳曰如水曰潤

下云者本然之體也

恭作用工肅動容貌遠鄙倍從作乂出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明作哲無不知聰

作謀善謀睿作聖禮

自其本體而用工焉則德成矣夏云作成也

三八政一曰食粒食二曰貨懋遷三曰祀報本反始立國先宗廟作器先祭器

四曰司空度地居民五曰司徒掌敎六曰司寇掌刑七曰賓朝覲會同

八曰師軍旅

食為急貨次之食貨足則報本神得其所而後民安其居逸居不可以無教弼教不可以無刑此內治也來庭焉則賔之不庭焉則師之此外治也○此即周官六典之所從出也食貨冢宰之職祀賔春官之職師夏官之職也

四五紀

五者人事之經紀不協則先時後時紛亂無統矣

一曰歲紀四時　二曰月紀一月　三曰日紀一日　四曰星二十八宿迭見

以叙辰十二辰以紀氣節日月所會 五曰歷數以日月星辰之度數作甲歷以授民時

此堯典羲和之事也一說歲為歲星每歲歷一辰十二年一周天月顯乎夜日行十三度有竒日顯乎晝日行一度星辰即歲月日所行之次

五皇一曰大中一曰君極至

横渠云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體也一云皇君也猶言主極有極若天建極若君也

朱氏專主至之說有皇極辨

皇建立其有極

極率性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聖非豐愚非嗇也特凡民有之而不能有其有必有聖人焉立之此修道之教也

斂聚時五福極建於此則福具於此用敷布錫與厥庶凡民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福非極外物也聖人先會此極則福聚於聖人矣遂敷之訓而還以立民之極則福散於民矣

惟時厥庶民于往汝君極錫與汝保守極

極本民所有也民不能有賴君之教而有遂以此極為君之極君者萬民之取中一民弗保君之職有虧

故曰錫汝

凡厥庶民凡庶之民無有淫邪朋黨人臣無有比阿私德惟皇作極一說臣民所以無淫比以君能立極

大作興起

極性之所固有者也淫比習之所當無者也固有者有則當無者無有矣此天理人欲之界限也

凡厥庶民有猷道有為能為有守執汝則念不忘之不雖不協

合于極不亦不罹入于咎罪皇大則受容之而汝康安和而

色戴色戴笑匪怒伊教曰民言予攸所好德汝則錫告予之福極中之五福孔

云祿爵時人斯則其惟皇之極

有極而無淫比則天下皆可教之人矣故此下詳言

設教之術猷為有守能進取者也固當念之不協不

罹有所不為者也亦當受之隨其氣質色笑以教之

而其好善之機動焉則隨以嚮用之福利導而大歸

之極皇極聖人其委曲成就斯人如此也一以曰好德為君之言

無虐煢單獨獨弱而畏高明强人之有能有為使羞進其行德而邦國家其昌盛凡厥正人才德兼全能正之人既富祿之方又穀善持之汝弗能使有好愛于而汝家國時此人斯則其辜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為汝用咎罪

聖人之教一公平之心而已不陵弱不畏彊惟於其有才者進之德以立邦家之基而已此正人之必富

且穀所以勸天下之善以興民俗也苟正人不見尊用以無好于而家焉則人不知為善之福斯其辜而無好德矣於此時而方欲以錫福誘之何及也○夫人之生均稟此極而其氣質則不無上智下愚中人上下之間焉上智者不待敎皇極之教為中人設故利導之術不得而不詳此綏猷惟后之責也不然則陷吾民於其辜而胥為自暴自棄之下愚矣可乎哉

無偏不正無陂不平遵用工從守王道粹為王無駁雜之意之義無有作私意

妄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義路也道若大路然無偏私於已無黨私於人王道蕩蕩大而難名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而易見孔云平治無反如身當仰而反無側如身當正而側王道正直正直皇極之本體會出而動合其有極歸入而靜歸其有極

此聖人所以建極之本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聖人將以極教人必先置吾身於醇粹之地遵者用工之始也力去其所謂妄作以遵之自外而入之辭也至蕩蕩以下則人欲淨盡天理渾融無事於遵而出

入往來無往非極矣極之在我者全而以之建極何難焉呂云此反覆吟咏皇極之體先有會而後自歸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一云君會極則民歸極

曰箕子曰皇極之敷布言教是彝常是訓教于帝天命之謂性其訓修道之謂教凡厥庶民極之敷言君之言是訓自更相教是行踐履以近庶幾天子之光性之覺曰箕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任修道之責

此箕子總結前說也皇極之敘秉彝之天而已帝降之衷君民同一初性天光湛然虚明洞達何間而有氣質之異習而遠焉未覺者視先覺始相絶遠矣然其本同之性未嘗泯也有聖人焉以天訓之而民遂以君之訓我者父詔子兄詔弟更相訓而行之則天性一覺而民之天即天子之天矣覺有先後覺則無先後先覺後覺均一覺也而豈其遠而此天生烝民而王者代天作子又能全上天不全之功以更生之

乃元后作民父母之職分故箕子於皇極之疇以是終焉一云此民頌君之辭

六三德

此時措之宜也人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乃以納民於中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此皇極之本體也中也

二曰剛克勝於柔三曰柔克勝於剛

此皇極之用也權也

平康之時正直用正直彊暴很弗友順剛克治以刑法燮和友順柔克勸以爵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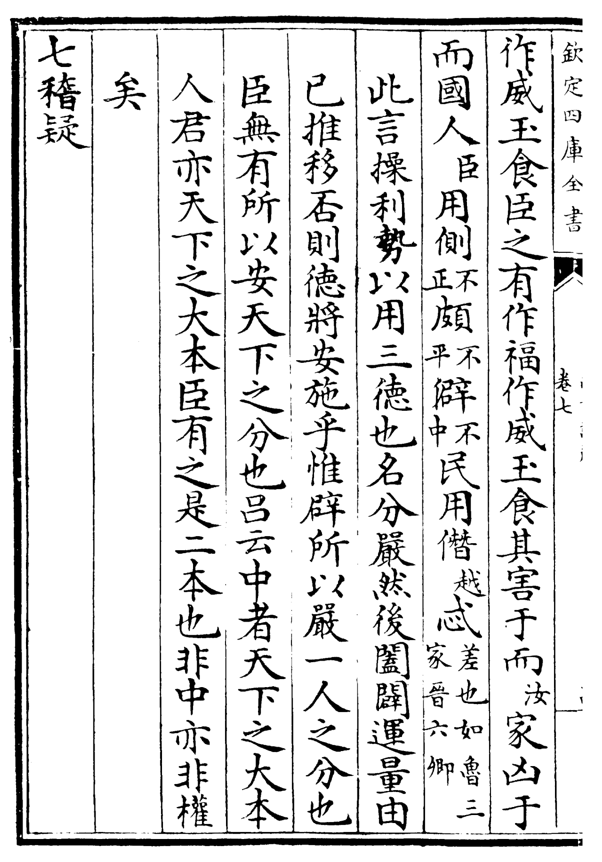
此時而措之也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正直行所無事剛克所以抑其過而柔克所以進其不及權所以為中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非中之外別有權也

沈伏潛藏也剛克高亢明顯柔克

剛勝矣而沈潛之使不流於暴柔勝矣而高明之使不流於委靡此抑揚之妙剛柔所以不離於正直也

孔云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喻臣當執剛以正君高明謂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君當執柔以納臣呂云沈潛重厚之人教之以剛高明有才之人教之以柔

惟辟君作福慶賞惟辟作威刑威惟辟玉食珍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汝家凶于而國人臣用側不正頗不平辟不中民用僭越忒差也如魯三家晉六卿此言操利勢以用三德也名分嚴然後闔闢運量由己推移否則德將安施乎惟辟所以嚴一人之分也臣無有所以安天下之分也吕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亦天下之大本臣有之是二本也非中亦非權矣

七稽疑

擇建立卜龜筮著人乃命卜筮

蓍龜至公無私之物必擇人之至公無私者乃通乎蓍龜

曰雨兆霏霏似雨 曰霽兆舒豁似雨霽 曰蒙兆蒙暗陰黯 曰驛兆絡驛相連屬 曰克兆交錯相勝

此龜卜也灼通視其兆之形

曰貞內卦静而正 曰悔外卦動而悔

此蓍筮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蓍以成

文卦内外

凡七卜𪚥五占著用二行推忒差疑

以卜筮推知其忒而防悔吝

立時是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官三兆曰玉兆瓦兆原兆三易曰連山歸藏周易

俱有三法故必建三人從二人從衆也

汝君則有大疑如遷亳誅管蔡謀及乃心先蔽志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詢謀謀及卜筮昆命元𪚥汝則從𪚥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順身其康彊子孫其逢所遇吉

此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事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無所不順流慶無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此如盤庚遷亳筮龜無心之物既從則他雖有逆或別有私心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如周公誅管蔡之事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祭祀吉作外征伐凶

聖人洗心滌慮假無私之物以寓吾誠一有不從必有未盡作内猶可作外則必不可矣

龜筮共皆違背于人皆從用静吉用作動凶

汝卿士庶民從矣何拘於枯莖朽骨哉古人卜筮與後世異此理此義至精至微蓋有天下舉以為然而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以天之五氣時與恒驗君之五事休與咎曰雨曰暘日曰燠暖曰寒曰風雨暘燠寒風貌言視聽思○五者陰陽往來之氣曰時五氣往來之時五者來備皆以時至各以其叙當雨而雨當暘而暘庶草舉其細則大可知蕃滋廡豐一極備多凶一極無凶

來備以叙休徵也極備極無咎徵也

曰休君政美徵證驗曰肅貌恭收斂無散慢時雨當雨而雨非淫雨也若應順曰乂言從明辯時暘若曰哲視明不昧時燠若曰謀聽聰作謀深沉時寒若曰聖思睿化妙時風若

各以類應若桴鼓影響也天人豈相遠哉

曰咎君政惡徵曰狂顚倒恒雨雨極滋而無陽若曰僭躁急恒暘若曰豫逸恒燠若曰急廹切恒寒若曰蒙闇恒風若

蒙視聖不啻天壤何為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功矣

曰王省察惟歲歲功之成總其綱也卿士惟月月要師尹惟日日成歲月日時無易易位百穀用以之成乂治象用明修俊賢民用章顯家國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

明俊民用微（卷而懷之）家用不寧

前所言以天證人此所言以人法天也王總其綱卿

士師尹理其日尊卑繁簡不易位則為休否則咎矣

庶民（民衆）惟星（如星繁）星（箕）有好風星（畢）有好雨日月之行

度則有冬（日進而北月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有夏（日退而南月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

道月之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則以風雨

星之好無常也日月之行則有常自有體統若不可

有所徇也然月之行乃有從星而風雨何也然則安

可謂治之自有體統而翹然不從民欲乎一云月失道妄行則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永年二曰富足財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所好德五曰考成終命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六極一曰凶不考終短折不壽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不好德六曰弱不能自強

順理者自與福會逆理者自與極會兩開其端所以使民知所趨向也然豈可盡委之民哉董仲舒謂堯

舜行德而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天此又人主為民之極者之責也五福不言貴者外物也弱何以與於六極蓋學者大患在不能自强於善或牽引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也

武王既勝殷封封有功諸侯班分賜宗廟彝彝器作分尊卑有分器

一書
七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戎國獻獒犬高四尺知人心可指使大保召公作旅獒

旅獒惟克勝商遂通道路于九夷西八蠻南西旅厎致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舟車所至霜露所墜莫不來王而旅獻獒焉武王固嘗驅虎豹犀象矣獒奚為而來哉

曰嗚呼明古王慎德慎之一字傳心之法四夷咸賓朝無有遠邇近畢盡獻方各方所生物惟只服食器用無他珍奇王乃昭明示德有所獻德之致方物于異姓之邦若成王分陳使異姓以肅慎之矢無邦無替廢厥服事上之誠分寶玉于伯叔同姓之國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時是庸

用展（布）親（親親之義）人不易（改）物惟德（有德）其物（物重）

明王謹德以來四夷其所獻自服食器用外無異物也且不以奉一身而公之天下又以至公大同之中必文理密察而昭德所致與寶玉之分各有差等焉凡人受其所分之物即明王得之所獻之物初無改易之異然無替服庸展親所以能行乎異姓同姓之邦者惟有德寓乎其物之中故耳若獒之珍奇則豈遠人所當獻而又豈一人所可昭德之物哉

德盛德盛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不狎玩侮慢狎侮君子勞心者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勞力者罔以盡其力不役受役于物耳目心之官為主不為耳目所役百度法度惟貞正玩人以人為玩喪德喪已之德玩物以物為玩喪志物交物則引之矣志豈復能帥氣哉志以道集義寧不助長孟子所謂養氣也言人言以道接接以道則其言不能惑孟子所謂知言也

狎侮之病惟盛德之至者無之下是或不免可不謹乎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重異奇怪物賤輕用官用物

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本土性不畜養珍異禽奇怪獸不育養于國不寶愛重遠物則遠人格來至也周穆王取白鹿白狼物不至所寶貴惟賢則邇人安自近始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此明王慎德之工夫不矜持細行終累損大德為山九仞八尺功虧一簣

九仞虧於一簣可以契為細事而不加謹乎

允（信誠）迪（蹈行）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世世）王

允迪非姑言之而已茲一念也民業之安王業之所繫焉其本至近其效至遠此名公所以拳拳也

巢（南方國）伯（爵）來朝（慕義而來）芮伯（王之卿大夫封邑於芮）作旅（陳王威德）巢命（命巢書七）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和樂）二公（太公召公）曰我其為

與

王穆[敬]卜[吉凶]周公曰未可以[使武王]戚[死近]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已事]為三壇[封土坐北面南以禮太王王季文王]同墠[除也]為壇於南方[坐南]北面[向北]周公立焉植璧[植三壇以禮三王]秉珪[秉之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史官]乃冊祝[執冊而祝]曰惟爾元孫某[冊本書武王名史作書諱之代以某]遘[遇]厲[危]虐[暴]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大]子[武王於文王為子]之責[疾不可救]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予仁若考[父]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大]孫[武王於太王王季曰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受命]于帝[天]庭敷[布]

佑(助)四方用能定(安)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敗)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長)有依(托)歸今我即(就聽)命(三王命)于元(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待)爾(三王)命(許代之命)爾不許我我乃屛(棄)璧與珪(激切之辭)乃卜三龜(王兆瓦兆原兆)一習(因)吉啓(開)籥(鎖)見書(所藏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兆)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受命)于三王惟永(王長年)終(終周王業)是圖(謀)茲(三王)攸俟能念予一人(使武王疾瘳)公歸乃納(藏)冊(冊祝)于金(黃金)縢(緘縢)之匱中王翼(次)日乃瘳(疾愈)

壽夭定數死何可代或謂周公忠愛所廹不暇顧理非也公之心天也天莫之為而為公之誠意亦莫之為而為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矣

武王既喪（疾瘳後四年死）管叔及其羣弟（武王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周公以冢宰攝政管叔以已為兄而周公以弟居已上與蔡霍挾武庚以叛）乃流（播）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幼沖）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法誅管蔡）我無以告我先王（不誅管蔡則周室危何以見先王於地下）

周公居東（東征武庚）二年（不忍速）則罪人（二叔武庚）斯得（伏辜）于後公

乃為詩以貽與王名之曰鴟鴞見詩豳風王雖未盡悟亦未敢誚讓責公秋大熟未穫刈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倒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皆服以應天以啟金縢之書請命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暨王乃問諸史祝史與百執事昔從周公請命者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不必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顯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迎我國家禮亦宜當之王出郊將迎周公天乃雨反回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拔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天人之際間不容髪其驗至切也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孔云周分商畿內為三國邶封武庚鄘封管叔衛封蔡叔鄭云管蔡霍三叔監殷及淮夷徐奄之屬叛周公相成王將黜絕殷作大誥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攝政以王命告

弗弔（周道不至）天降割（凶害）于我家不少延（長）洪大惟（思）我幼沖人嗣（繼）無疆（限）大歷（天歷數）服（五服）弗（不）造（作）哲廸（導）民康（安）矧（況）曰其有能格（至）知天命

此自歎禍速力小任重也

已（發端歎辭）予惟小子若涉淵（深）水（無津涯）予惟往求朕攸濟（濟難）敷（布）賁（大道更作賁飾之賁）敷（布）前人受（所受）命（天命）茲不忘大功（文武創業）

此言難之當必濟而前人之不可忘也

予不敢閉（藏隱）于天降威用（天威用以征伐）寧王（孔云安天下之主謂文王也呂云武王）遺（予）我大寶龜（國鎮）紹（繼介）天明即（就）命曰（卜言）有大艱（難事）于西土（周所都）西土人亦不靜（安）越（於）茲（此后）蠢（果驚動）殷（武庚）小腆（厚）誕（大）敢紀（經紀）其敘（舊敘）天降威（武王崩而管蔡流言）知（武庚知）我（周）國有疵（病也管蔡）民不康曰（武庚曰）予復（復商舊業）反鄙（邊鄙）我周邦

寶龜即命大誥一篇綱目也事至於天而定矣

今蠢今翼（次）日民獻（賢）有十夫（人）予翼（輔）以于敉（安）寧

定武武事圖所圖功我有大事休美朕卜并吉三龜皆吉十夫予翼卜并吉馬人謀鬼謀之大同也休吉何疑馬夏云前言寶龜武王崩後所卜也此言卜吉將征武庚之初也

肆故予告我友順邦君越及尹氏庶官之正庶士上中下士御治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往伐殷逋竄播亡臣武庚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難大民不靜亦惟只在王成王宮邦君周公室越謂予小子考察翼予翼之夫不

可征庚伐武王害何不違卜

王以卜吉告邦君御事矣而邦君御事顧以艱大為疑至謂民之不安咎在王與周公且謂予翼之夫當察而未可遽信至并卜而欲棄之焉此大誥之所以不得不作也

肆予沖人永長思艱艱大之説曰嗚呼允信蠢動鰥寡哀可憐哉予造為天役所使遺丙大投畀艱于朕身越於予沖人不卬我自恤

邦君艱大之說非也然而有是說予亦長思之矣征伐之舉使鰥夫寡婦思其子從軍誠勞動也然天方役我遺投以艱大之責我雖欲自恤不可得也而豈故欲勞民也哉

義以義言之爾邦君越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當安慰予曰無毖勞畏于恤憂不可不成乃寧安民考父孔云寧祖聖考圖功此責以大義言爾當以無毖安慰我而可以艱大疑我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廢上帝命東征天命也天天休美于寧王興我小邦周百里而有天下寧王惟卜用泰誓朕夢協朕卜克綏安受茲命今東征天其相助民矧況亦惟卜并吉用

此以寧王證卜之不可違也

嗚呼天明顯然畏可畏弼助我丕丕基

憂勤啟聖多難興邦其降威之可畏乃所以弼其丕基而使之丕丕也而何艱大之疑乎

王曰爾惟舊人於邦君御事中提出舊人逮事文武者爾丕大克遠省察

爾知寧王若如此勤創業之勞哉天閟塞毖勞我成功所之所予不敢不極卒終寧王圖事

寧王之興也亦勞矣則今之閟塞勞毖乃我成功之所也敢以艱大自沮而棄寧王之勤乎

肆予大化誘善道我友邦君天棐助我忱辭凡大誥所言字字皆實其考察孔云成我民民歸則天輔予曷何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勞之若所以定之若有疾因疾而慎茹以勞而圖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所受休休命畢終之

我之疵民之疵一也皆天所以畏而弼之也何可疑其畏而不察其為弼乎

王曰若（如）昔（前日竊意孔云順古道）朕其逝（已往）朕言（亦言）艱（艱大）日（日日）思（深思之故遲至今）若考（父）作室既底（定）法（規模）厥子乃弗肯堂（為基）矧（況）肯構（立屋）厥父菑（田一歲）厥子乃弗肯播（種）矧肯穫（刈）厥考翼（已敬其事）其肯曰予有後（予）弗棄基肆（故）予曷敢不越（於）卬（我）敉（安）寧王大命

汝艱大之說我亦遲遲思之矣然終不可已者何也

譬之父底法菑矣而子弗堂播焉則父之敬事創業者必以不肖子目之矣肯言其能不棄基乎如此則寧王大命卬何敢不敉也

若兄考王周公自喻乃有友喻三監伐厥子喻民民養厥養喻邦君御事其其可勸弗救乎

前堂播之喻以自責此民養之喻以責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鋪陳言爾庶邦君越及爾御事爽明邦國體

由用哲明哲之人亦惟十人民獻迪誠意踐履知上帝命越於天棐

忱爾時平時罔敢易變敗法大法矧今天降戾罪于周邦惟大艱人三監大艱亂之人誕大鄰近胥相伐于厥室周室爾亦不知天命眷佑不易輕變乎予永念曰天惟喪亡滅殷若如穡夫去草去根予曷敢不終朕畝黜殷所以終畝天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予曷何待其極究卜敢弗于從從天率循寧人有指意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大以爾東東面征天命不僭差卜陳列惟若茲

天之眷寧王至矣何待卜而後知乎我敢不從以率

其疆土也不卜且可無疑況又卜并吉而東征之舉尚何疑乎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名）代（代武庚）殷後（封於宋存湯祀）作微子之命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啟抱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位至殺武庚後封之宋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發語辭一云言道以命）殷王（帝乙）元子（長子）惟稽古（封先代後自古皆然）崇德（尊湯之德）象賢（擇啟之賢）統（傳緒）承（繼）先王（湯）修其禮物（商之典章文物如尚質尚白）作賓（待以不臣）于王（周）家與國（周）咸同休（福）永世無窮

夏尚忠　商尚質　周尚文

黑　白　赤

此稽古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矣○周命維新車旗正朔本末數度皆一新矣而宋得獨修商之

舊馬消息盈虛如循環殷因夏周因殷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拔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後世廢興之際芟夷蘊崇惟恐影響之存哀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一也無不敬聖化也無不通廣大也無不達淵深也不可測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桀功加被于時當時德垂後裔

此崇德也齊聖廣淵湯之全體如元亨利貞非成王深入閫域不足以識之湯之德代虐以寛而已傳以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豈知治體者哉六百年之基一寛仁耳如覇者之機巧智術加於一時則有之能垂於後乎

爾惟踐行修進厥湯猷道舊久有令善聞聲也篤實則輝光恪恭慎克孝肅恭神人此孝道也予嘉美乃汝德曰篤實不忘不可忘上帝時歆享下民祗協庸用建立爾于上公尹君

茲東夏亳在岐東

此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教慎乃服所行命令一云上公九服之命率循由行

典常以蕃屏王室弘大乃烈祖湯律齊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輔予一人世世享朝德為善萬邦作式觀法俾我有周

無斁厭嗚呼往哉惟休惟為美政無替廢朕命

惟休之語從容涵養無一語及武庚之事聖賢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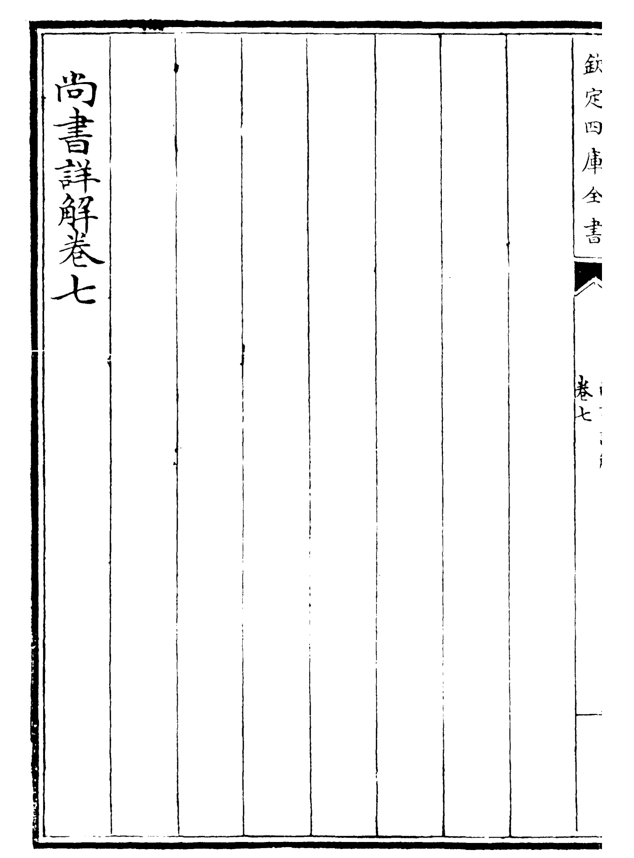
者化天討天命何心哉殺武庚義氣秋殺也封微子

和氣春生也

唐叔成王母弟得禾異畝同穎穗天以彰成王周公異體同心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東山作歸禾一書亡

周公既得命王命禾旅陳天子之命作嘉禾一書亡言本君有嘉德

武庚叛而周公出微子封而周公歸



尚書詳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五十五 經部

尚書詳解卷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不還洛之民封康叔文王子作

康誥酒誥梓材

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皆遷洛周公君陳畢公始

中終之所式化也其存而不遷者為餘民衛地康叔

所封也

康誥惟三月哉(始)生魄(十六日)周公初基(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悅)會(如靈臺子來)侯甸男邦采衛(五服之邦五服男居中言邦則五服可知○此史臣立言之體)百工(官)播(鼓舞)民和見(著)士(事功)于周周公咸勤(勞來慰撫)乃洪(弘)大誥治(治道)

作洛邑者欲以遷商民也命康叔者所以撫不遷之商民也脉絡正相關係卜洛之先已封康叔矣當宅洛時臣民畢會誥於時作焉所以大警衆也故不曰命而曰誥云○大誥東征所作書也前此誥雖作而

人方為疑猶未盡孚至此大和會乃洪前日大誥之意而發明之則人無不孚者矣

王若曰孟侯（諸侯之長）朕其弟（周公以王命告故弟康叔）小子封（康叔名）惟乃丕顯（顯德）考文王克明德（日月照臨）慎罰（視民如傷）不敢侮（輕）鰥寡庸庸（用所當用）祗祗（敬所當敬）威威（懲所當懲）顯民（公道暴白於民）用肇（始）造（有）我區（域中）夏（中國）越我一二邦以修（始修之一二邦）我西土惟時怙（恃之如父時怙絕句冒屬下句）冒（覆之如天）聞（升聞）于上帝（天）帝休（美）天乃大命文王（天之命非本心）殪（滅）戎（大）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

民惟時叙次叙乃寡少有兄武王勗勤以成厥勲肆故汝小子封在兹東土衛

自古明斷之君多恃其明而於細微之失不復知文王以丕顯明德而曰謹曰不敢於庸祗威畏豪釐不苟焉此王業所以興也然文王之本心不過脩我之一二邦耳至西土怙冒而天命歸焉則非其心也故終逃之其身而後不能逃其子焉以文武艱難如此然後汝康叔得此東土為諸侯可不深自警歟林云此

篇首尾多及刑左傳曰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立政所謂司寇蘇公是也又曰康叔為司寇則成王時繼蘇公者康叔也康誥之作雖使即封（本國外）亦并告以司寇（王朝內）詰姦之事故書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者以衛言也曰內者司寇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在叔）祗（敬）遹（述）乃文考紹（繼）聞（所聞）衣（佩服）德言（父兄道德之言）往敷（廣）求于殷先哲王（賢聖之君六七作）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老）成人（故家遺老猶有存者）宅（安宅）

心知訓老成之訓一云訓民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不礙誠而明也別又求聞多聞由用古先哲王羲黃堯舜禹湯之法用康保民弘學問廣究于天與天同大若德裕足乃身粹面盎背不廢在王命

遹文考矣又求之殷哲王商耇成人猶未已也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悉見則學問精深衆理該貫道之大原其出於天者裕然在乃身而後王命可以不廢矣曰不廢者言至此僅可免過而已人臣職分豈易盡哉必如舜與曾子方

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叔懋之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痛）瘝（病）乃身敬哉天畏（明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明威）小人難保（撫后虐讎）往盡乃心無康（安）好逸豫乃其乂民（民乂則天棐在其中）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無大無小皆可治亂）惠（當順）不惠（不順者）懋（勉）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所服行政教）惟弘（大）王（王道）應（答）保（安）殷民亦惟助王宅（安順）天命作（興）新民

衛之封以商民恫瘝汝非可忽以為富貴之具也天可畏而難諶民可見而難保皆爾侯憂責也可二爾心乎乂民亦所以奉天也民情難保怨之端不在大小必於其不順不勉者而順之勉之焉則庶幾可以無怨矣於以弘王助王應保作新定宅天命皆以汝小子是望可不勉諸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過失乃惟終怙終不悛自作注絶句不典常式用爾知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橫過）適（偶）爾既道（說）極（盡）厥辜（罪）時（是）乃不可殺

此司寇事也虞書宥過刑故之義

王曰嗚呼封有敘（為治有敘）時（是）乃大明（明其事）服（民服）惟民其勑（相正）懋（相勉）和（協）若有疾（視民如身調護醫治）惟民其畢（盡）棄（遠）咎（罪）若保赤子（保民如子心誠求之）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刑殺天討非汝得私）無或刑人殺人（戒其刑殺）非汝封又曰劓（割鼻）刵（割耳）人（劓刵輕刑亦非汝得私）無或劓刵人（戒其劓刵）

若疾若子以待吾民可也刑可輕刑殺劓刵之乎一説非汝封得刑殺人也又不可使刑殺人不出於汝封句又曰下亦如上文非汝封得劓刵也又不可使劓刵人不出於汝封承上省文耳

王曰外事司寇王官為內衛國所封為外汝陳列時是臬法司官師法注絶句茲殷罰有倫敘又曰要察囚情服服膺念思五六日至于句十日時三月丕大蔽斷要囚

此衛國事也用法天下通用然殷罰又衛之民所素

習也故師之服念之久謹之至孔司寇絶句司主師衆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常法用其義合義刑義殺勿庸用以次就汝封私意乃汝盡遜用刑盡順於理曰時是叙有條理惟曰當自謙曰未有遜事

此申言上意也

已汝惟雖小子未其有有人若如汝封之心善朕心朕德惟獨乃汝知凡民自得作罪孽寇竊取攘強取姦外亂宄內亂殺

越 取 人于貨 取其財 暋 强兇 不畏死罔弗憝 惡 以汝之心知朕之心尚德不尚刑而已民有自得罪而人無不惡以至不得不刑焉此豈朕心也哉

王曰封元惡 自得罪為大惡 大憝 已大可惡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 敬 服 幹 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養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養 子哀 劬勞 大不友于弟惟弔兹 至此 不于我政人 為政之人卿大夫 得罪 不教之罪乎 天惟與我民彝 天降秉彝 大泯 沒 亂 上不教以致泯亂 曰

上不自責而曰乃其速由（用）文王作（所立）罰（注絕句）刑（不孝不友之刑）茲無赦不率（身率而徒欲）大戞（擊之可乎）自得罪者人可惡刑之已非朕心況不孝不友而亂民彝者乃政人不教之罪於此不自責而思正身以率之乃徒欲罪而戞擊之又可乎哉

矧惟外（衛）庶子（訓公族之官）訓人（掌教人）惟厥正人（長人者）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當）別（分）播（散）敷（布）造（成）民大譽（稱頌）弗念（念此）弗庸（用此）瘝（病）厥君時（是）乃引（長）惡惟朕憝已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皆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善教厥家人越及厥小臣外衛正官長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敬典五常之教敷乃由用裕在寛民惟文王之敬忌謹罰乃裕民曰叔曰我惟有及及文王則予一人以懌喜

民彝泯亂且當自責矧庶子正人諸節乃臣職之當播敷造譽者顧不念庸以病其君焉於是以其可惡而速殺之是汝為人君長不能正家以正人徒尚威虐而小臣外正亦效之矣豈天命汝以德義之意乎

汝知刑之不足尚則必敬敷五教在寬而以文王之
慎罰為法可也汝能法文王之敬忌而自任曰有及
焉是乃予尚德之意也而予云胡不懌乎
王曰封爽明惟思民當迪尊以吉康之道我時是其惟殷先
哲王德用康乂民作起求矧令民罔迪不適之善不迪則
罔政在厥邦
刑不可尚則有迪之以德而已人無有不善無迪之
而不從者若不迪則是上之人自無善政非可徒咎

之民也

王曰封予不可不監商先王告汝德尚德之說于罰謹罰之行事今惟民不靜安未戾定厥心迪導屢數四矣未同皆化爽明惟思天其或罰殛我不能化民我其不不敢怨怨天惟厥罪已有罪無在大亦無在多不大不多且不可矧曰其尚猶顯大聞上聞于天

既不咎民則當自責而已先王之明德慎罰不可不監也民之迪而未同是我君師之責未盡天且罰我

我不敢怨也王曰責如此叔當如何罪未有不自微而著者叔其兢兢焉可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結怨)勿用非謀(正言)非彝(常道)蔽(斷以)時忱(是)(至誠不息)丕(大)則(法)敏(疾)德用康(安定)乃心顧(省)(日月)乃德遠(深長)乃猷(謀)裕(寛)乃以民寧不汝瑕(疵)殄(絶)

非謀非彝則結怨於民矣不可用也惟明善而守之以誠康焉顧焉遠焉躬自厚而薄責於民寛裕優柔納民寧謐則汝予嘉而肯瑕殄之乎

王曰嗚呼肆[陳告]汝小子封惟命[我所命爾]不于常[大而非常]汝念哉無我殄[棄絶我言]享[知未八殄]明[不迷其意]乃服命[所戒全篇之命]高[尊]乃聽[所聞]用康乂民

此篇將終警叔以深領其告命也孔云天命不于常享有國土常明汝服行之命夏云無殄絶其享上之意高聽殷上古王遠大之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廢]敬典[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世世享國]

此申前意而期以無窮之效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紂為長夜之飲臣下化之此當時大病故一書專戒之

酒誥王若曰明詔布大命于妹邦衛也紂都乃穆敬詩穆穆文王考文王肇始國在西土厥誥毖戒慎庶邦庶士越及少正官之貳副御事朝夕不息曰祀茲酒惟祭乃用酒惟天降命置酒肇始我民惟獨元大祀天降威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

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紂沉湎之化溺人者深故文王所以訓其屬者朝夕不息謂夫所以置酒者以奉祀事耳外此而湎酒者則得罪於天而喪德喪邦矣

文王誥教小子及其末流而先正之有正有官長臨之不敢飲有事若三農九穀之類不暇飲無彝酒常飲越庶國飲惟獨祀祭飲福德將以德將之無醉惟曰我民祖父迪又自教小子子孫惟土物愛愛土所生之物不敢糜秫稻為酒漿厥心臧善聰聽子孫用心聽祖考之彝常訓教越於小飲酒

大修身大成德小子惟一視小如大無二汝心

文王誥毖庶邦下至小子者謹其初也既教之又使其祖考自教之謂酒小節也而大德之敗實自此始故愛土物者所以臧厥心小大一也爾小子謹無以不飲為小德而忽之彝酒之二字正妹土受病之源懲之不得不力也

妹土提妹土而教之嗣續爾股足肱手純純一無怠文王之德之純其藝種黍稷奔走事厥考父厥長兄肇牽車牛遠服事賈商用

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喜子自洗潔腆厚致用酒慰勞遠歸乃得飲

前言文王所以教西土此以後成王告康叔所以教妹土粒食懋遷仰事無歉至此乃得飲則其飲也有節矣

庶士衆官有正長越庶伯官長君子其爾典常聽朕教爾大克羞養耉老成之人惟君盡君道爾乃飲食醉飽

成王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

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皆良心所發於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孔云羞進老成之道

丕（大）惟（思）曰爾（叔）克永（長）觀（顧）省（察）作（動）稽（考）中德爾尚（庶）克羞（進）饋祀（祀祖考）爾乃自介（介然自守於已）用逸（飲福得自安適之時）茲乃允（信）惟王正事（德中則能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順）元（善之長）德永（長）不忘在王家

觀省之永則一動作一飲啄不少放肆得飲福矣猶介然不自縱如此則能稽此中為此正而進於元矣

元天德也天且不違而王能忘之乎孔云介大也夏云助也

王曰封我西土文王在西土棐輔教徂往日邦君御事小子尚庶克用從文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紂以酒亡而周以不腆酒興可以酒為小德而輕之乎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啓知畏天顯顯道小民難保經常德秉執守哲天命之哲自成湯咸皆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

作成王王業畏敬相臣惟御事厥棐輔君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尚飲越於在外王畿外服有事侯甸男衛邦國君伯長越在內畿內服百僚屬庶尹正惟亞副貳惟服宗工服事尊官之人越百官姓族里田居不在位閒居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明越尹正人祗敬辟法

此舉商先王不湎酒以為教也君以畏天畏民之心畏相而臣皆以敬畏應之其不敢飲也猶有所畏而力制也至不暇則安之矣雖誘之不為也惟助成君

德之顯使其所以正人者能敬法而已敬商人所尚敬則不飲此止酒第一劑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樂沈醉身厥命令罔顯于民祇所敬保所養越方在於怨結怨不易改變誕大惟厥縱淫和泆蕩于非彝常用燕飲喪失威可畏儀可象民罔不盡痛貌傷心惟紂但荒縱腆厚于酒不惟思自息止酒乃逸自以飲為安厥心疾凶很戾不克畏死酒使之然辜在商邑越殷國滅亡無不罹以為憂弗惟德馨香注絕句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安于酒 天非

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紂湎酒之禍以為戒也

王曰封予不惟 但 若 如 茲 此 多誥 戒 古人有言曰人無

於水監 鑑水照妍醜 當於民監 監民照興亡 今惟殷 紂 墜厥命我

其可不大監 紂 撫 安 于時 當時之民

監殷撫民於叔乎望誥之多夫豈徒哉

予惟曰汝劼 固 毖 慎 殷獻 賢 臣侯甸男衛 孟侯所統 矧太史

掌六典八法八則友叔所親友内史掌八柄之法友越獻臣百宗工賢臣為尊官者矧惟爾事汝事一云師事服休坐而論道多暇逸者一云告老歸休服采作而行之治事者矧惟若順疇衆人之事圻父司馬掌九圻之法尊之為父薄違回民非心農父司徒厚民若順保民居宏父司空定辟君必慎擇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則君道定矧汝剛力制于酒

劼毖者敬重之也即前畏相棐恭之意也殷獻臣侯甸男衛固劼毖之矣況太史內史宗工乎況爾所事休采乎況國之三卿乎然將毖人不可不自毖也況

汝叔又自當剛制於酒乎夏云劼毖使羣臣不湎酒

剛制使叔不湎酒也

厥或誥曰羣（聚）飲汝勿佚（縱其逃）盡執（捉）拘以歸于周（京師）予其（將）殺又惟殷（紂）之迪（所化）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用）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祀也勿殺而姑教之曰此酒止以奉祀不可湎也可謂厚矣）乃（又）不用（從）我教辭（姑教之辭）惟我一人弗恤（不恤我不殺厚意）弗蠲（潔）乃事時（是）同于殺（至此乃不得不殺）曰其殺矣又曰勿殺而姑教之至教之而又不用弗

恤弗蠲乃殺之不殺者本其心殺者其大不得已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慎勿辯使乃司民主民之臣湎于酒此正身正官以清不飲之原也故以終篇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及厥臣以一國達通之大家以厥臣又以大家達王惟邦君為國家之綱領流言之變由上下之情不通耳故妹土之化以通一國之情為急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

也於此脉絡相貫則亂無從起矣此為邦之本也

汝若（順）恒（常道）越（於是）曰我有師師（以典常之師為師）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尹（正官）旅（衆大夫）曰（亦曰）予罔（無）厲（虐）殺人亦厥君先敬（如承大祭）勞（慰勞其民）肆（故）徂（我所往宜）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賊所過歷如今干證）宥肆亦見厥君事戕（賊）敗（禍）人宥

好生之德不特撫新國當然亦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叔能師典常而明德慎罰焉則其三卿以下皆以不厲殺自許亦其君以敬勞先之故其往而宥刑者亦

見其君宥刑之故耳

王（古王）啓（開立）監（民監諸侯之長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厥亂（治）

為民曰無胥（相）戕無胥虐至于敬（不侮）寡至于屬（連屬存恤）婦（婦妾）合（合為一體）由（用）以容（包）王（成王）其效（致此命於）邦君越（及）御事

厥命曷（何以）引（和緩不迫漸而引之）養引恬（安）自古王若（如）茲（此）

監（監呼康叔而告之）罔（無）攸（所）辟（刑）

此承前因厲殺之意古王所以啓監者為民而無戕

虐寡必敬婦必屬視民如一體也則今王所以命邦

君者亦優游和緩以漸而安康之耳豈以刑而操切之邪

惟曰若如稽考治土宜田既勤用力敷開布菑去草惟其陳陳設修修治糞壤之類為厥疆畔塍所以蓄水畎洫所以瀉水若作室家既勤垣卑牆墉高牆惟其塗泥塈仰塗茨蓋若作梓材梓木之良材既勤樸坯略治斲詳治惟其塗漆丹朱雘采飾

既勤喻前人創業之難也惟其喻今日嗣業之不可不成其終也呂云周自大王王季文武積累周公復

為定亂十已八九今所少者隄防覆蓋粉飾而已康叔苟不撫摩餘民復為變亂前功皆廢矣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文武既勤用微柔懿恭不遑暇食明德懷懷撫諸侯為夾為夾輔庶邦享來朝作如兄弟親密方萬方來亦既盡用明德文武以德先諸侯以德應后成王為元后式用典文武舊典集合庶邦丕大享皇天既付托中國禮樂法度之區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也一民莫非其臣則尺地莫非其有王今王惟專德用和調懌悅先撫後推迷民

商民未感周化用懌悦先王受命天付民之命此以實前既勤惟其之論也先王既勤德以懷庶邦矣今王可不式典以益集之乎惟皇天以中國民托之先王以其用德之勤故也於中國民之中有迷民焉天與先王之意必不懌矣今王得不純於任德以和懌迷民者而懌先王受命乎一云先迷民紂之民後迷民武庚之民

已歎辭若茲監呼叔惟思而曰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

永保民

用德者王也而體德以施之民者監也故致歎以深望康叔謂吾心所欲將萬年惟王世世保民而無有間此用德之意者焉監分吾民者可不深長思邪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舊都宗周文王廟在焉欲宅洛邑土中受四方朝會道里均使召公先相視宅作召誥

后稷封邰公劉遷豳岐西北四百里大王遷岐邠西

五百里文王都豐岐東南三百餘里武王都鎬豐二十五里史記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宅雒武王本意而未成者也至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將歸政遂營洛邑以居九鼎會諸侯而王都則常在鎬平王東遷始都洛而鎬為禾黍矣

周公作洛有二

瀍水西郟鄏為都定鼎曰王城曰東都瀍水東遷頑民曰下都成周王城在西下都在東春秋王子朝在王城曰西土敬王在成周曰東土或云成周王城下都總名

召誥惟二月既望十五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王朝早步行自周鎬則至于豐告文王廟惟太保召公先周公相宅越於若順王命來行三月惟丙午朏初三越三日戊申初五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吉則經營規度朝市宗廟郊社之位

太保二月二十一日離豐三月六日至洛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之久者在道審定規模至洛舉而行之耳

越三日庚戌初七太保乃以庶殷所遷殷民攻治位所經營之基地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十一位成若翼日乙卯二十周公朝至于洛則達徧觀于新邑營

既得卜一日乃攻位者相視籌度而後興工築也五日位成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亦見其不窮奢侈不

待曠日持久也

越三日丁巳(十四)用牲于郊(天)牛二(后稷配)越翼日戊午(十五)乃社(五土之神)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禮有以少為貴者)越七日甲子(二十一)周公乃朝用書(賦功屬役冊書)命庶殷侯甸男(服)邦伯(方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大)作(起赴功)

逹觀之後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役遷延十餘日者事愈大則動愈遲反覆經營規模全備用工之後不徑於素蓋不於斧斤紛紜之時始有

商議也庶殷繼民也而丕作綏來動和之妙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贄見之幣乃復入錫予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陳王若及公誥告教庶殷越自根本在乃御

事周御事一云如所謂敢告僕夫不敢斥王也

洛事畢周公將歸召公以戒王之辭使周公轉達之

王告殷自御事此旅王大意下文乃申言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紂為天子而天換易之兹大國殷之命

轉為惟王成王受命無疆窮惟休美亦無疆惟恤憂責之大嗚

呼曷其若之何奈何弗敬天既遐棄終絶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若可憑藉越厥後王紂後民紂之民茲服受厥命厥其終後智明智之人藏退休瘝病民之人在在朝夫受害之民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呼天徂往厥亡逃紂虐出方出執紂已拘執之嗚呼天亦哀憐于四方民被紂虐其故眷命周用懋篤王其疾速敬德

敬天德也

相視古先民古之人有夏禹天迪啓從順子傳之子保面禹仰

稽考天意若順今時此既墜厥命今相有殷湯天迪格

至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位則無遺忘

壽耇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曰其庶能稽考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天道

夏殷之與天一如此今皆墜命命其可常乎前人其

可恃乎惟有老成不特可以考古道况可以明天道

則庶幾可以永保天命也

嗚呼有王雖小幼沖元子天之元子哉其庶幾丕大能諴和于小

民今即休美王不敢後用當躬用力顧視畏于民嵒險載舟覆舟安

輿駭輿王來洛紹繼上帝自服行于土中

民一也而其中有小民焉有民嵒焉尤王者代天子

民中天下而定四海者所當加意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此配合皇天毖謹祀于上神下

祇其自時中土中乂治王厥有成命天命之定一云君命治民今休

此召公舉周公之說以證自服土中之論也作大邑

則有大規模大功業所以配天祀神治民而致命之

成民之休者皆在此可不重歟

王先不敢後服治殷御事化殷民在治御事比近介副貳于我有周御事合商周御事為一以漸染陶成之節折性商臣之性惟日日日其邁進善王敬作所以敬為所止其所止不可不敬德不得不然不待勉強

性本善也習之遠而有不善焉比介于周則節而日邁其善之天還矣然又當祗德以先之不可徒諉之御事而已也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有夏服受天命惟有歷繼歷年多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

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今王嗣繼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夏殷命天命所以長短嗣繼

若順功敬而有功者

國之興亡長短既視之又視之其敬不敬耳

王乃初服宅洛即辟初行政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保養於初

自貽與哲人心自有之明哲命命在我不在天今天其將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哲則吉而永年不哲則不永不延天之命其幾皆於女而占之知天已知今我王
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服初邑新天命占焉敬可不疾王其德
之用祈求天永命
邑之新政之新天命之新也敬則永矣其祈也其諸
異乎禱祈之祈矣天之命曰其未可必也哲之貽曰
自所可必者在我而已祈者未定之辭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我亦敢果過殄絶戮殺用乂
民民自過我自不過民自無常我自有常若若欲有功其惟王位居上位在德

元元者善之長乾元坤元之元元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所以顯也小民乃惟刑儀用用德于天下越王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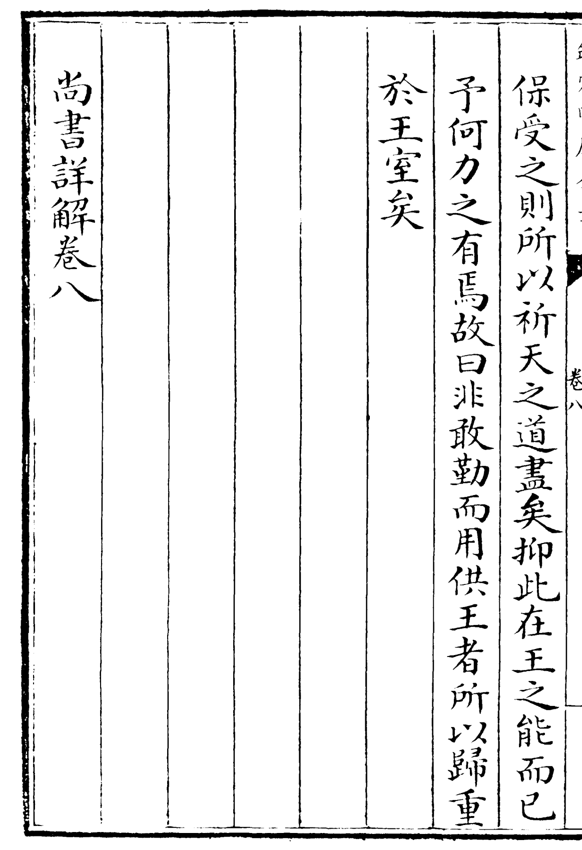
非彝者民之過也王可以其過而亦敢過於嚴刑以治之乎若欲有功惟在德元元則如天之覆民皆儀刑而王之顯何以加此○孔云若順禹湯所以成功

上君下臣勤勞恤憂其庶幾曰我受天命丕大若如有夏歷年四百三十七年式用勿無替廢有殷歷年六百二十九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祈天永命在小民而已民惟邦本國之興亡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誥屢致意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商民百君子商臣越友順民周民從化者保安受從王威命明德德威德明王末終有成命王亦顯當顯其德我非敢勤自謂勤勞言無補國家惟恭奉幣帛用以供待王注絕句能祈天永命

前言小民此幷合讎民友民為一以待王之威明而



保受之則所以祈天之道盡矣抑此在王之能而已予何力之有焉故曰非敢勤而用供王者所以歸重於王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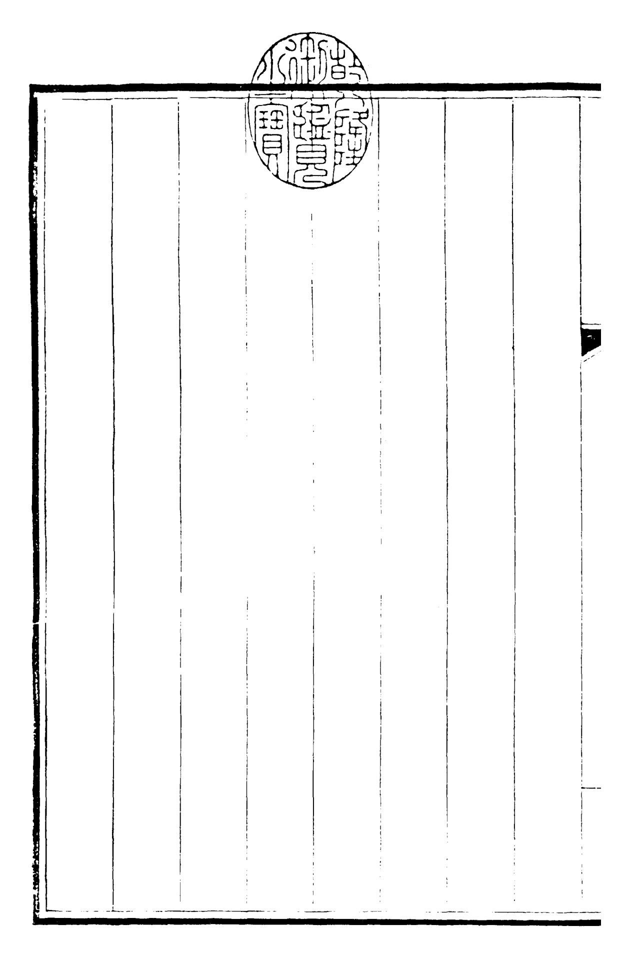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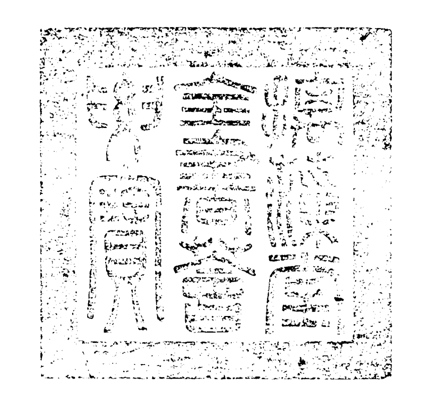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第二十二頁後五行玉兆瓦兆原兆刋本原訛石據周禮改

卷八第九頁後二行知未八殄句疑有脫誤

第十六頁前五行如今干證刋本干訛十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二行元如春氣刋本元訛先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許恩光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